

哀莫哀於亡國

白

形勢壯海隅。惜哉。荒淫不備。虞五日滅國。嗚呼。妃主茅棚豆
存遺軀。上漏下濕。床几無。贈我縫衣。慘不紓。王弟乞食于我乎。
吾屬國。淚如珠。夫以妃主之尊。王弟之貴。國亡而後。至處茅棚而
食。豆羹則下。此者若官吏若百姓。其顛連困苦。更什百倍於此。可
知矣。新會梁任公譯著。埃及波蘭越南朝鮮亡國諸史。風淒雨慘。
如聽巫夾之哀猿。如聞華亭之孤鶴。吾欲哭。哭無淚。吾欲嘶。嘶無
聲。吾誠不自知。何以至此。赫赫宗周。莽莽禾黍。興亡豈由天命乎。
今者國步日艱。嗚呼。日蹙吾人而不自覺。則後之人哀吾

世界七國慘史

世界七國慘史

二

如。吾。之。哀。前。人。也。爰。輯。成。一。編。爲。邦。人。鑒。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讀。是。編。者。之。三。復。斯。言。也。

民國四年三月 日

編者識

片文

波蘭滅亡記

埃及國債史

越南亡國史上

越南亡國史下

朝鮮亡國史略

總

目

世界各國慘史

辭賦

波蘭滅亡記

吾聞之。波蘭之再亡於俄也。俄人窮治得義之黨。凡迹涉疑。殺而取其首者。皆解往西伯利亞。降蘇山。勒令充兵。遷波人三萬至沙喀蘇。開墾荒蕪。無許隨帶眷屬。其人皆權僑紳富。及爲士者。檻車繫繫。相屬於道。如羈羊犬。田產沒於異族。妻子或爲奴。自一千八百三十年三月。俄王諭波人。自七歲以上。凡窮困及無父母者。徙置邊地。初則良。拘幼孩。繼則白晝劫奪。其年五月十七日。有長車一隊。內置孩提無數。將解往西伯利亞。輿輪之際。其父母號哭。號與偕行。軍士怒。毆傷其地。或入車下。甘爲輪齧。死血肉狼藉。闔衢溢軌。後重途中。寒食糲。有病即棄置於路。既斃。其屍尙在其側。乃至禁士。民言語用波土音。令悉從俄人方言。書院學。咸習俄文。時有士子及少年。潛聚偉。尋那。用波土音問答。爲邏者所執。遂科重罪。嗚呼。國之不競。而受人鞭撻。其荼毒之苦。豈可言哉。波蘭當一千六七百年間。固歐洲之雄國也。既而內政不修。君民上下。習於疲軟。在官諸。貪惰失職。民亂毛起。不能自救。公私困窮。日甚一日。至一千七百六十三年。俄命甘斯臨爲駐波公使。大出金帛。以賂波人。於是波廷諸臣。皆有倚俄之心。甚至百姓。欲爲俄民者。過半。是年十月。波王

卒。俄遂以兵強立所愛爲波王。復與布立密約。有波蘭王位不得循世及之常。王死則令百姓公舉。如有擅立。吾兩國共廢之。等語。六十五年。波國民亂。乞兵於俄。以遏寇虐。俄兵乘勢入波。焚戮甚慘。是時波蘭孱弱已極。廷臣皆俄所命。所以波百姓尙多團結。陰以賄結其豪。使各相攜。或波廷徵兵亂之事。下令凡士民聚會。講論政學者皆禁之。民氣益衰。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俄奧布共立約。分波蘭地。俄得一萬九千八百方里。奧得一萬三千五百方里。布得六千三百方里。強使波王上書。獻地。求和所給之地。僅四萬三千方里而已。且其特倡義師。遂強扶弱。旋爲俄所敗。歐洲諸國皆懼俄威。帝自保無復有過問波事者。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俄與布廷私議。欲盡滅波蘭。免至遷民蠢動。九十三年。率兵八萬壓波境。波奔哥斯基島鎖起義。拒俄不克。遁至意大利。九十五年。俄奧布再分波蘭地。遂令波王遜位。許歲給銀二十萬。以資食用。官欠債項悉爲代償。波蘭遂亡。及亞力山大卽俄王位。噢咻波民。疊沛恩施。視俄人有加。一千八百十八年三月。親至波蘭。開議院。諭於衆曰。爾國先世本有議部。今所以復設者。因爾民智慧。能識大體。故以此權相畀。吾非不欲使俄民共循此。奈粗忽愚頑。不敢遵授。以柄也。波人悅其言。深相信愛。時俄以葉洪石爲波蘭總督。監理國政。而王弟君士德丁公爲大將軍。鎮守其地。間一歲再展義。皮人誦曰。吾等幸有王弟。其言大。

軍總督之命是從。是受欺於王也。不省。不廢波人私開紙館無許印售。且之有之。不省。不廢波
蘭全土。既歸三國版圖。及拿破崙起於法。嘗許波人自立。稱華沙侯。拿破崙敗。各國大會於維也納。
議定爲王國。以俄帝兼之。其後波民屢懷再造。一千八百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
至六十五年。兩次倡義。血戰頻年。或以將帥失機。或以軍民不習。或以衆寡懸殊。卒被強俄摧陷。
清廢波蘭總督爲聖彼得堡直隸波蘭。再亡。

論曰。俄之鯨吞蠶食諸國。以自廣大。雖由兵力。抑亦有權謀焉。或尊置教門以誘之。或結爲婚姻以
伺之。或通其權貴以脅之。以此道墟人國者。誰一姓矣。波蘭既內政不修。積弱滋甚。家有狐鼠。乃欲
倚虎狼以自壯。乃至擇肉以食。始相顧失色。無可爲計。諡爲至愚。不亦宜哉。大地兵氣。日結日深。好
仁之士。倡爲公法學。冀以大義遏強暴。扶弱微。余觀俄布奧三國。結無道之約。出無名之師。矚然取
二十四萬里之地。而瓜分之。諸國袖手莫敢誰何。烏觀所謂公法者乎。不圖自強而欲庇大國之宇
下。藉他人之保護。嗚呼。則足以速其亡而已。今夫鄰俄之國。若瑞典。若丹麥。其地其民。未有以逾於
波蘭。而至今歸然尙存。然則波蘭者。其亦自亡而非俄之亡之也。

埃及國債史

(采譯日本柴四郎埃及近世史第十二章)

蘇彝士河者。於世界之商業。招非常之繁盛。於歐洲東洋之貿易。莫莫大之利益。然使埃及沈淪於負債之淵。非獨無利益而使之衰弱疲弊。至一蹶不振者。實無非因此蘇彝士河之所致也。埃及握歐洲之管鑰。地勢最雄勝。且富於物產。歐洲強國所常爲注目而垂涎者。也。終亞馬斯之世。以財政整理國庫。雖有餘裕。遂無隙可乘。至濟度之時。專務奢侈。國庫忽告空乏。而時以運河之大工資本不足。不得不揭數千萬弗之外債。此正歐洲強國債多年熱望之時機也。其國家財政之大紛亂。實可謂根源於外債矣。濟度死。威斯明流承其大業之後。欲籌巨萬之資金。是歐洲諸國全市停滯。資本毫無地投入之時也。自諸器械之日發生。工業之頓振起。物品之製造。日急日盛。而需用猶苦。故不能暢銷。資本金無所用之。空置庫中而已。於是歐洲之投機師。以爲以此投彼。其利不少。乃以濟度威斯明流之心。醉歐風爲奇貨。藉本國之強盛。賤埃及之微弱。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貸一千八百五十萬弗金於埃及。王。又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貸二千八百五十二萬弗。二者利息甚高。除居間人及周旋雜費其人於埃及政府實數者。第一次不過一千三百一十萬弗。第二次不過二千四百三十二萬弗而已。以此負債。因建國之需。而有公私混合負債之觀。小貧之國。忽得巨額之資。額。其繁盛之狀。此理所意然者也。故於埃及亦復見了。之。如出口貨。一時亦大爲增。

加感斯明流自爲外債之効驗更於一千八百六十年自英法二都募三千餘萬弗。六十八年借入五千九百四十五萬弗。皆須非常之高利。除各費外其實不過數千萬而已。土耳其政府見埃及之外債漸加。財政日困。大憂後日之事。傳諭命令埃及之國稅除正項費用外不許消費。此後非經土國政府之許可。禁募外債。時內者經營種種之大事業。要鉅大之資本。外者外國資本家及投資者。盡百方之術。惑感斯明流。又顧問官之歐人。以邪說誘感斯明流曰。資生之真理。凡國需用供給於所產要者。必集資金。若非握要者。決不集也。不歐洲之市場。資金充滿。欲用無處之時。而埃及得振興工業。資金必要之時也。故歐洲之資金之來於埃及。是從資生上需用供給之正理者也。且增加有限之國債。而能振興工業商業。物資繁殖。國力發達。是決無足憂。故如歐洲各國。其富強文明。必於其國債之多少卜之也。蓋購物品必須出相當之價值。今日募國債者。是購發達國力原品之債也。且天下之事。最重時機。今日者。爲興工業商業之時機。若憂外債之爲累。任資金缺乏。不振興其有爲之工商業。歐洲市場之金市。忽變至不應埃及之冀。是失千載一遇之好時機也。又曰。土國政府之命令。是禁埃及政府之起國債。非禁埃及王之私債。若抵當王室所有之土地而起國債。是一家之私債而已。土政府豈得干涉之哉。感斯明流大喜此說。以駐劄埃及之英國大使。

駐劄埃及之英國外交官之居間。一千八百七十年。於英國借入新國債三千五百七十一萬五千弗。是亦非常之高利。合計償先次負債之利。及今回之報酬費。附消一千零七十一萬五千弗。實入於埃及。不過二千五百萬弗而已。土國政府怒其不用命。又起新國債。痛責其政府。且送書於英國曰。埃及之新負債。皆上帝之詔。其抵當者。雖為埃及王之所有。於間接則關於土耳其帝國之租稅。此實皆國法之負債。英國雖收納其書。然不答一語。英法之貪婪資本家。及投機者。猶以為未足。更欲私壟斷之利。乃會資金家。議借人之策。欲上帝收回嚮日之成命。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贈與百五十萬弗之賄賂於上帝。與二三大臣及宮人。可謂空前絕後之大賄賂。於是上帝受私人之蠱惑。與異議之大臣不協議。直以一封之勅。收回前諭。土國熱心之大臣聞之。直向英國大使告彼之勅。令未經主務之臣之認可。是不用者也。云云。而大使斥之曰。余不任計他國利益之責。只以計英國利益為己任者也。今得貴國皇帝陛下真正之勅書。實確不拔。必須奉行之者也。致謝絕貴國。其後資本家及投機者。以賄賂之功。更借三億六千萬弗於埃及政府。其貸借之條約。誠出意外。實得不過二億二千七百五十萬弗。其餘如前例。皆要償先次負債之利。及出報酬費也。當時駐劄本國。英法外交官。及埃及高貴之官吏。不受此報酬之費者。非清廉高潔之人物。即痴人愚人也。其所慕

之外債。其利重於其本。占十分中之二。成五六。低者亦於其本占十分中之一。成二五者也。其中有四千五百萬弗。不以現銀交付者。只買跌價之股票計其原價而交付。其專橫實可謂良心盡喪者也。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埃及政府起內國債。雖用非常強迫之手段。僅不過得一千萬弗。其幣以非常低廉始得發行。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之夏。財政陷於不可爲之困難。欲清外國債之利。則財貨之出無途。不清。則債主之逼迫愈甚。支絀倉皇。莫可言狀。於是英國之外交官。迫威斯明說。曰。時勢既已至此。無可如何。爲今日之謀。惟聘長於財政之歐人。以爲顧問。官使依其意見而辦理。威斯明流從其言。招聘英國有名理財家計梅。計梅來埃及後。從事於財政之經理。而紛亂更甚。因外國債之外。更有無抵當之國債九千萬弗。曾約上期清償利息。遂以高利貸於他處。俾謀其約。其他國債之租稅。悉供抵當於外國債主。計梅因大驚愕。當時報告於英國政府。書中曰。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之國債。雖以一億七千四百四十九萬弗。清十年間之利息。而利上生利。負債非惟不減。却至倍於舊債。而其生財之道。使人民納上期之租稅。甚至勸捐亦往往爲之。今無可如何之時也。當時國債之利息。每歲所出。須二千八百五十萬弗。而合算全國之租稅及其他之收入。不過四千二百五十萬弗。政府發租稅一時上納之新令。此法凡有先納六年之地稅。則可永久半減。據其豫

算得一億四千萬弗之新收入。雖然是實謀之最拙者。徒救目前之急。不慮後日者也。故二千二百五十萬弗之收入。至千八百八十六年。減却一千三百萬弗。埃及之困難至此。而計侮果有何良策以救之哉。使力勸英法減非常之高利。改不法之條。運其妙策。使埃及民新開其財運。尙可挽回。然計侮計不出此。唯不過向債主乞諾少時之寬限而已。故後來迫威斯明流建埃及財政管理局。使英法人監督其財政。英法之債主及外交官亦以此事相迫。遂決意設埃及財政管理局。由英法兩國簡派全權委員任其事務。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春。英之全權委員空遜來於埃及。十一月英之督斯法之讓迫流。各爲其國之全權委員而來。然此時威斯明流於歐洲全權委員之事。尙未承諾者也。而英法之總領事。至於王宮。告威斯明流曰。從殿下之尊命。召集三氏。三氏者非英法之官吏。實欲盡力於埃及者也。自今財政上之困難。可與讓迫流空遜二人協議施行。骨新者曾爲內閣員。可備殿下之顧問。事無大小。悉可諮詢。大藏大臣。(卽戶部尙書)征泥駒侯者。富豪而有勞力。不以此二事爲然。拒絕其請。互相持者十有五日。至十一月十日。征泥駒侯突然被縛。誣以與各州同盟。又與歐人密約謀反之罪。卽日流之白河。此刑與死刑無異云。又據世人之所傳。當內閣之審判。絕不容征泥駒之辯。駁云。夫征泥駒之陷於重刑者。實果有其罪。抑出於他人之奸策。今內外之

人皆所知悉。蓋從泥駒未就縛之前。英之總領事之報告書曰。英法之管理員。與埃及大藏大臣。大相齟齬。然大藏大臣者。不日必失敗。卽此一報。亦可粗知矣。是月十八日。威斯明流遂從其議。任二人爲歐洲派遣埃及財政管理官。使管督歲入。檢察出納之利子。管理鐵路。掌歷山港之關稅。於是埃及一國。有兩大藏省之觀。又英國政府出自誠意。以派遣適當之顧問官爲顧問。而英之總領事及他之二人不利之。使埃及政府辭之。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一月。政府如約償一千五百萬弗之公債利息。其得此實甚困難。實自民開納半年前之租稅而得之者也。聞管理新增聘歐人數十人。其俸給十七萬五千弗。皆自埃及政府支出者也。末幾值才起新要求。卽自英埃銀行借入之八百萬弗內。使其二千五百英人股分。促三百二十萬弗之償還。七月十五日。爲償公債利子一千零四十七萬四千八百七十五弗之期。限埃及國中之資財。既已涸竭。故威斯明流告于英法領事曰。今日爲償還利子。我政府於上納期。已使先納九月。又一年之租稅。今也無租稅之可徵。無財貨之可得。領事翰曰。非不察貴國之內情。然不諳此要求。陛下必陷非常之大困厄。既又密謁威斯明流曰。若萬不得已。則有一策。舉股東之最有勢力者數人。給以高俸。僱入於埃及政府。使爲官吏。或可轉圜。威斯明流無他策。遂從此議用。

無用之商人數十人於是請求暫止政府亦稍得爲安堵而忽又自他之股東發要求之議曰埃及財政之困難者固所深悉也雖然我輩債主固無因負債人之困難而延期焚券之理期限既至不可不償者也政府又其自方之計策而償還之此時使邦內之人民披其產失其職而爲流浪之客者不下數萬戶云埃及之紛亂既極波斯明流當然告諸國之領事曰今日歐人之在埃及者殆過十萬人然皆自埃及獲利取益而未嘗納一錢之稅甚至犯法而走私自令首課至當之稅而嚴禁彼等之走私其後兩月威斯明流對英法總領事告必課外人稅及嚴禁走私之意欲藉英法二國之力以行之英法政府依違不答遷延時日至翌年之十二月英人覆之曰英政府亦非敢斥貴國之望然欲遂此志須先將政治與財政立一改革之誓約且允諾凡事皆服從於混合裁判所判決云云此書不過曖昧模糊使不能測其意之所在而已以是議遂不行財政益陷窮蹙而追債愈迫無可如何因以實狀將各國債主訴於領事債主等則曰貴國困難之狀固深知爾痛恨者也雖然以吾輩之所見整理財政似尙未至從來吾歐人之管督者不過貴國之歲入若更使債主歲出調理必得其宜而免此困難今若此真無可如何也吾輩更協議而得適當之方法一者是使

于國內政振財政之全權一者是使埃及下出其私有財產也威斯明流今者知行政之不可用外

人決行拒絕。而歐人猶密查內政。屢以減不急之歲出爲請。在朝之歐人亦相助以拒政府。是所以激成他日之變者也。然此時猶未有舉動。至露舉動之形跡。在十八個月之後。此時政府盡百方之術。以計歲入。終不能集。遂至埃及官吏之俸給亦違其例。期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督憲當之報告曰。尼羅河水涸。人民溺於飢餓。地稅一無所入。政府不得已徵收十二歲以上之男子以二倍之人口稅。其人民之窮困亦無足怪也。大藏大臣仰屋咨嗟。歲入四千七百七十一萬五千弗之中。以三千七百三十六萬五千弗爲外國債主之額。以五百萬弗供蘇彝士河課稅等之用。所餘五百三十五萬弗供埃及一年之政費。故埃及官吏之俸給積至數月而不得支給。而所僱之歐人依然如舊。若稍遲滯。則訟之於混合裁判所。想得攬支大藏省金庫之權。然攬支一事。英國總領事告於本國以外務大臣之力禁止之。時勢如此。內國人之飢餓難堪。有志之士因而遍傳檄文曰。國步艱難。人民沈於苦厄。且負債又必須清償。吾人豈能坐以待斃哉。云云。埃及政府計無所出。乃請於管理官使延其償還利息之期。且曰。若不許。國民不免餓死。今我大藏省金庫不留一錢。而管理局之金庫蓄積數千萬金。雖從我之請。亦無甚困難者也。而管理官斥之曰。貴國與吾人協力籌辦可也。至於其他。不敢與聞。會英國內閣傳嚴令於總領事。謂我國債主及雇被人之要求。須合埃及政府約

之。於是總領事追埃及政府謂此負債者必如期清繳。不得已亦要與國王之私產以如其約。蓋金
 六百萬弗也。威斯明流復告英總領事曰。余王此國不可無保王位之資。又保護宗教不可無費
 馬六百萬弗之銀金。到底不能辦也。然英法諸政府不聽之。且答之曰。貴國之內政與我無關。然
 我英法諸國須使我人民收其應得之利。故不得不出此者也。然歐洲管理官以不能得埃及歲出
 之利。尚遺餘憾。遂託王子發箋以事。使來混合裁判所。盡感訊究。使陳述其政府歲出入之狀況。取
 其口供。其意供攻擊埃及政府之材料也。時管理官由英法政府得干涉埃及歲出之命令。大增
 其干涉之材料。且詰其追。威斯明流固執不從者三月。然猶迫促不已。唯任以稽查歲出狀況之
 委員。委其稽查之責。謂埃及財政之紊亂。由於國王處置不得其宜。告訴於混合高等法院。法院素
 為歐人所掌握。遂與歐人相聯絡。不直國王。其裁判費用數十萬金。悉自埃及政府支出。是一千八
 百七十八年事也。嗚呼。使當埃及強盛時。其肯服於無理之判決。而屈從於此等歐人之下哉。今也
 唯唯諾諾。惟命是從。如釜上肉。如囊中物。可勝慨哉。因高等法院之判決。埃及之歲出入。均悉
 任諸歐人。又以價值於債主。靡沒其宮殿之裝飾物。而威斯明流裝飾物。既典賣於親屬者。乃拒
 其籍。復去。又為英法大相爭命。故人民遂昂聲奮。有以死禦防國王之舉動。後委員召以抄大

臣兼司法大臣清流夫於委員庭。欲有所訊問。而侯斥之曰。有可商之事。當以書相商。一國大臣豈可被召於外國委員之前。而受訊問者哉。固持不應。自是政府與委員大生葛藤。遂使侯辭其職之一大原因也。既又爲償國債利息一千萬弗之期。然羅羅白方終無所得。曠之管理員羅羅迫斯明流曰。爲一國之平穩者。不可不負此直。宜出其私產以償此債。辯論數日。終以公私混合負債爲日貨。遂使出王室所有之土地。典之於歐洲之豪富家。路斯中流主得四千二百五十萬金。充是年及明年之利息。此際委員長空遜及武利苦寧謂爲王壽書。以濟國家之急。而羅絡埃及政府。其利害寧遂人爲工部大臣。空遜遂爲大藏大臣。是實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也。而空遜猶不辭管督英國負債委員之任。夫埃及之大工。不過尼羅河之堤防與鐵道之二事。故工部大臣實握一國之咽喉者也。今也英人爲大藏大臣。而司出納。法人爲工部大臣。而司造作。嗚呼。謂埃及之全權已盡落英法二國之手。誰不謂然哉。思毛計之埃及記事曰。二人者假本國政府總領事債主主之威。得無限之權力。而吸收埃及人之膏血。然彼猶假爲熱心救埃及之貧困。一入內閣。行政務之改革。卽黜波及人五百餘人。而以親戚朋友及歐人數百代之。其言曰。欲行革新之政。不可不以適我用者置於部下。而埃及人者老朽不堪任使。何其橫恣之甚哉。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之始。歐人之

爲埃及官者五百四十四人。自裁判鑿道電信稅關等。至於不其握要之職。皆錄用歐人。是年之末。更增二百八人。俸金增三十萬弗。一千八百八十年。又增二百八十八人。俸金加十一萬八千弗。其後使用歐人漸多。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多至一千三百二十五人。俸金支給一百八十六萬五千弗。英國總領事曾謁威斯明流。請求公債之利息。威斯明流太息曰。汝責余以盡責任。雖然。責任二字。實非責余之語也。余今日於埃及之境遇。果何如哉。余既與私產。又人權債內閣於汝等。倘得謂責任之在於余哉。初汝英倫政府。猶以好意待余。及余之政府。而今全相反。惟欲窘厄余。及余之政府。何哉。埃及自政府聘用歐人。困難漸甚。租稅不能募。公債不能募。彼等因畫一策曰。從來丈量土地。概甚疏簡。其未升科之地。當不少。乃派歐人一隊於各地。以實測之。然實測云者。習慣於其地者。尙以爲難。况不知土音地勢之歐人。而欲見其效哉。以收支之資。不相償。加以人民之物議。遂乃暫緩之。再籌別策。欲先汰埃及人之官吏。及埃及之兵。以得公債之利息。蓋議矣。士者有二。一可減政費。第二。欲其將士使易壓制也。於是先半減士官二千五百人之薪金。以其所積蓄。然猶不足。更出一策。課庸役。許以金償。又徵租稅於貴族。當時人苦重稅。且受實測土地之憂。國民遂奮怒。於是國內之議員。係於海樓府。痛論埃及混合之內閣。有礙一國之獨立。且搖動立國之基。